



联合国

FCCC/PA/CMA/2021/3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Distr.: General
1 June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第三届会议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日，格拉斯哥

缔约方根据《巴黎协定》第九条第五款提交的首次两年期 信息通报

秘书处的汇编与综合

概要

对缔约方根据《巴黎协定》第九条第 5 款提交的首次两年期信息通报所载信息进行了汇编和综合，以供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审议，并为全球盘点提供参考。



简称和缩略语

AF	适应基金
AUD	澳大利亚元(澳元)
CAD	加拿大元(加元)
CHF	瑞士法郎(瑞郎)
CMA	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
COVID-19	冠状病毒病
DAC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发援会)
DKK	丹麦克朗(克朗)
EIB	欧洲投资银行(欧投行)
EU	欧洲联盟(欧盟)
GBP	英镑
GCF	绿色气候基金
GCF-1	绿色气候基金的第一次充资
GEF	全球环境基金(环境基金)
GEF – 7	全球环境基金的第七次充资
GNI	国民总收入
LDC	最不发达国家
LDCF	最不发达国家基金
MDB	多边开发银行
NAP	国家适应计划
NDC	国家自主贡献
NOK	挪威克朗
NZD	新西兰元
ODA	官方发展援助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REDD+	减少毁林所致排放量；减少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养护森林碳储量；可持续森林管理；以及增加森林碳储量 (第 1/CP.16 号决定，第 70 段)
SCCF	气候变化特别基金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SIDS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一. 导言

A. 任务

1. 认识到可预测和明确的资金支助信息对实施《巴黎协定》的重要性，第一届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请发达国家缔约方，从 2020 年起，提交《巴黎协定》第九条第五款所述两年期信息通报，包括第 12/CMA.1 号决定附件规定的信息。它鼓励提供资金的其他缔约方在自愿的基础上每两年通报一次此类信息。¹

2. 第一届《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还请秘书处从 2021 年开始编写两年期信息通报所列信息的汇编和综合。²这一汇编和综合将在第三届《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上审议，并为全球盘点提供参考。³

B. 收到的两年期信息通报

3. 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和欧盟委员会代表欧盟及其成员国、日本、摩纳哥、新西兰、挪威、瑞士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交了两年期信息通报。⁴

C. 范围

4. 分别在下文第二章概述和在下文第三章综合所收到的两年期信息通报中与《巴黎协定》第九条第一和第三款有关的指示性定量和定性信息。⁵

二. 概述

5. 缔约方在信息通报中指出，必须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以使《巴黎协定》的目标能够实现。他们重申致力于到 2020 年每年共同筹集 1,000 亿美元的目标，并提到了这方面的进展。

6. 许多缔约方根据其多年期供资承诺和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拨出和支付资金数额的计划，提出了 2020 年后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公共气候资金的预计水平。一些缔约方报告了多年气候资金承诺，另一些缔约方报告了一到两年的承诺，许多缔约方提到为绿色气候基金第一次充资(2020-2023 年)和/或全球环境基金第七次充资(2018-2022 年)承诺的资金，以及向多边开发银行核心预算的捐款。许多缔约方强调，过去几年，其年度气候资金流量呈增长趋势，并承诺扩大未来提供的气候资金的规模，或至少保持在特定的年度水平上。

¹ 第 12/CMA.1 号决定，第 1、4 和 5 段。

² 第 12/CMA.1 号决定，第 7 段。

³ 第 12/CMA.1 号决定，第 7 和 10 段。

⁴ 可在以下网址查阅：<https://unfccc.int/Art.9.5-biennial-communications>。

⁵ 根据第 12/CMA.1 号决定，附件。

7. 缔约方报告了妨碍它们编制其公共资金预计水平信息的**国情和限制因素**。许多缔约方说，预算和议会要求经过年度批准才能支付，这使得长期预测公共资金水平具有挑战性。提供未来几年气候资金支付时间表的几个缔约方表示，这些时间表可能会发生变化。

8. 缔约方在**预测其未来气候资金水平**时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包括：(1) 制定能够实现政治承诺的资金目标的多年拨付和支付情景，(2) 将其官方发展援助年度预算中的一部分(这一百分比未来将增加)分配给气候资金，(3) 以其对多年方案和倡议的资金承诺为基础，(4) 使用经合组织发援会里约标签来说明过去提供的气候资金，以及(5) 使用经合组织发援会方法来衡量和跟踪筹集的私人资金。

9. 对未来气候资金水平的预测依据了若干**假设**，如已承诺的多年期公共气候资金将每年由议会核准支付，付款可能受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和(或)受援国不断变化的需求和优先事项的影响，例如由于 COVID-19 大流行而导致的变化。

10. 如有以下情况，缔约方确定气候资金是**新的和额外的**：

- (a) 是对官方发展援助预算承诺的补充；
- (b) 官方发展援助预算，气候资金是其中的一部分，超过国民总收入的 0.7%，这是发达国家在发展筹资方面作出的承诺；
- (c) 在一段时间内新承诺、拨出或支付给与气候有关的新项目和方案；
- (d) 支付每年由议会批准；
- (e) 它是在 2009 年(《哥本哈根协议》规定的基准年)之后承诺或拨出的。

11. 缔约方介绍了在**筹集和交付气候资金**方面的经验、挑战和为未来努力提供**参考的教训**：例如，在提供方和受援方双方协调利益攸关方，对于避免筹集和交付方面的重叠和差距非常重要；有利的环境对于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吸收能力至关重要；跟踪和衡量气候资金的有效性有助于加强其影响力。

12. 许多缔约方正在将**气候变化考量因素**，包括气候复原力，纳入其国际发展援助。缔约方注意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巴黎协定》目标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注意到发展与适应之间的密切关系，它们概述了在使其国际发展支助与《巴黎协定》接轨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进展。在这方面，缔约方还概述了为发展中国家将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纳入其国家发展战略提供的支助。

13. 许多缔约方强调，除非**资金流符合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道路**，否则无法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它们还强调了财政部、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在这方面的重要性。许多缔约方正在国家一级采取相应行动，支持开展国际合作，将气候变化考量纳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体系。许多缔约方表示，应通过“2019 冠状病毒病”一揽子复苏计划，帮助各国“重建得更好”，建设一个低排放和气候适应性强的未来。

14. 许多信息通报列入了缔约方**动员私人气候资金的行动和计划**，并提到公共干预发挥的关键作用，可以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和满足发展中国家气候投资需求筹集大量资金。缔约方报告了它们通过公共气候资金已筹集(或计划筹集)的私人气候资金，并提供了利用扩大的私营部门投资的方案和倡议的实例。

15. 缔约方提供了关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制定和实施气候行动的**方案和倡议**的信息，它们将气候技术创新、筹集私人气候资金和能力建设确定为支助的关键领域。缔约方具体说明了它们认为对确保其所支助的能力建设活动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至关重要的要素。

16. 缔约方介绍了**与其气候资金支助相关的政策**，这些政策一般侧重于加强受援国对气候行动的自主权和确保气候资金的有效性。它们还列出了在部门和目标群体(通常是妇女、青年、土著人民、脆弱的地方社区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微型和中小型企业)方面**需要支助的优先事项**。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其他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经常被列为优先国家，特别是对于基于赠款的适应资金而言。

17. 缔约方报告了它们在**支助减缓和适应之间取得平衡**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不同进展。许多信息通报强调了为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赠款型的适应资金，而其他信息通报提出了关于扩大私人适应资金规模的计划。许多缔约方强调，它们承诺通过《气候公约》气候基金(气候基金、绿色气候基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和气候变化特别基金)提供适应资金。

18. 许多缔约方在其信息通报中列入了它们为确保所提供的气候资金**有效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优先事项**所作努力的信息。它们强调，(1) 它们的气候资金是由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需求推动的，这可以增强其有效性、可持续性和可扩展性；(2) 为了产生最大影响，支助，特别是适应方面的支助，必须与受援国的国家发展计划保持一致；(3) 能力建设对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其适应计划和制定可供投资的气候项目提案至关重要。许多缔约方表示，它们支持国际网络和伙伴关系，这些网络和伙伴关系促进提高在执行国家自主贡献和国家适应计划时对气候行动的国家自主权。

19. 最后，缔约方介绍了气候资金提供方在**评估项目提案时**使用的标准，如项目的相关性和潜在影响、项目管理的效率和透明度以及项目的创新性。

三. 综合

20. 许多缔约方表示将致力于实现发达国家缔约方到 2020 年和至 2025 年每年共同筹集 1,000 亿美元的目标。他们还认为，要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以及向低排放和气候适应能力强的经济体过渡，需要从所有行为者和来源获得高得多的资金。

21. 许多缔约方表示，它们正在按部就班地实现或已经超过了 2015-2020 年的承诺。为了展示其进展情况，它们介绍了所提供的气候资金信息，例如过去几年的气候资金流和轨迹，或者它们提到了经合组织关于 2013-2018 年提供的和筹集的气候资金报告，⁶或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 2018 年气候融资流量两年期评估和概览。⁷

⁶ 经合组织，2020 年，“2013-18 年发达国家提供和筹集的气候资金”，巴黎：经合组织出版。可在以下网址查阅：<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climate-finance-provided-and-mobilised-by-developed-countries-in-2013-18-f0773d55-en.htm>。报告强调，2018 年提供和筹集了 789 亿美元，明显高于 2013 年的 525 亿美元，发达国家有望到 2020 年实现其 1,000 亿美元的目标。

⁷ 见 <https://unfccc.int/BA-2018>。

22. 几个缔约方强调，尽管 2019 年发生了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但它们的资金承诺没有改变，尽管支付可能会推迟，但缔约方申明，尽管存在任何此类挑战，它们今后仍将继续提供和筹集气候资金。

A. 公共资金的预计水平

23. 许多缔约方介绍了它们预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公共气候资金水平(见附件一)。

24. 一些缔约方提出了 2020 年后的多年气候资金承诺，这些承诺在许多情况下高于 2020 年前的承诺。例如，联合王国的国际气候资金承诺翻了一番，从 58 亿英镑(2016/2017-2020/2021 年)增加到 116 亿英镑(2021/2022-2025/2026 年)。澳大利亚承诺为 2020-2025 年提供 15 亿澳元，其中包括为太平洋区域提供 5 亿澳元，这高于其在 2015-2020 年提供至少 10 亿澳元气候资金的承诺。新西兰重申承诺在 2019-2022 年至少提供 3 亿新西兰元，并预测实际支出为 5.107 亿新西兰元。欧盟及其成员国表示，它们提供的气候资金在未来几年至少将保持不变的水平，同时指出，未来实际提供的公共资金水平取决于预算和议会的批准。瑞士的目标是在 2021-2024 年每年提供 4 亿瑞士法郎。

25. 一些缔约方根据已拨付的支出预算预测了一到两年的公共资金水平。例如，挪威将向其双边合作机构的 2021 年预算提供 31 亿挪威克朗；德国将通过其国际气候倡议在 2021 年和 2022 年分别提供 4.87 亿欧元和 4.37 亿欧元；摩纳哥将在 2021 年从官方发展援助预算中提供 127 万欧元，并已于 2022 年划拨至少 84 万欧元。

26. 几个缔约方已承诺为 2020 年之后的双边和多边方案和倡议提供多年捐款，以此改善 2020 年后气候资金的可预测性。在许多信息通报中提供了对绿色气候基金首次充资和全球环境基金第七次充资所作捐款的信息。

27. 许多信息通报载有关于年度气候资金流量的事后信息(见附件二)，以显示过去几年拨出和支付的气候资金呈上升趋势，这突出表明，缔约方承诺扩大大气气候资金规模，或至少在未来将其维持在一个特定的年度水平。一些缔约方报告了过去一两年提供的气候资金；其他缔约方提出了在更长时期内流量不断增加的历史轨迹。一些缔约方已承诺将其年度官方发展援助预算中的一定比例用于气候支助，这一比例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28. 大多数缔约方强调了私营部门在达到转向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路径所需的投资水平方面的关键作用，以及利用有限的可用公共资金杠杆撬动私人融资的重要性。有几份信息通报载有关于由于公共干预而筹集的私人资金的量化信息。

B. 方案、渠道和工具

29. 缔约方支持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制定和实施气候变化计划的方案和倡议。许多此类方案和倡议是在更广泛的国际发展合作背景下实施的，信息通报突出说明了这些方案和倡议如何有利于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30. 双边气候资金是通过发展合作机构和双边气候基金提供的。双边方案以捐助缔约方的发展合作战略为指导，往往针对具体的支助领域、群体和国家。

31. 缔约方继续通过多边渠道，如多边开发银行、《气候公约》多边气候基金、联合国机构以及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实施的其他国际组织和倡议，增加提供气候资金。

32. 许多缔约方通过多边开发银行渠道提供气候资金，因为世界银行在考虑发展中国家的优先发展事项的同时，具有撬动私人投资的金融和技术能力，而且越来越多的多边开发银行承诺按照《巴黎协定》第二条第一款(三)项的规定，按照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道路，始终如一地建立其项目组合和管理其金融资源。

33. 许多缔约方强调绿色气候基金在大规模引导气候资金方面继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此提到了绿色气候基金理事会迄今核准的资源规模；该基金通过其私营部门融资机制可以释放更大私人气候投资潜力；其担负着确保减缓和适应资金之间实现平衡的任务；以及积极努力特别是为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创造更多获得资金的机会。此外，许多缔约方还提到环境基金作为一个旨在全面解决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驱动因素的金融资源渠道的重要性。缔约方经常提到适应基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和气候变化特别基金，作为以赠款为基础的适应资金渠道。

34. 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预计提供的资金水平主要基于相应承诺的多年捐款(见附件一)。例如，许多缔约方报告了它们对绿色气候基金首次充资和/或全球环境基金第七次充资的捐款，这两次充资的四年方案编制期延至 2020 年之后。对于绿色气候基金首次充资，与用于绿色气候基金最初资源筹集期的资金相比，欧盟增加了其承诺，许多成员国的捐款翻了一番。许多缔约方提到，它们承诺支持适应基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和气候变化特别基金：一些缔约方与适应基金和最不发达国家基金签署了多年捐款协定，这将提高这些基金的可预测性，因为它们依赖自愿捐款。

35. 缔约方指出了它们用来提供气候资金的金融工具以及它们为特定目的选择工具的标准。许多缔约方强调，基于赠款的公共资金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适应工作，以及用于支持侧重于早期气候技术、准备就绪和能力建设等项目。根据信息通报，在需要公共干预以克服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还应利用基于赠款的融资来释放和筹集对缓解工作的私人投资。

36. 一些信息通报提到绿色债券和混合融资，作为公共和私人机构都可以用来吸引扩大投资的金融工具，包括来自大型投资银行、机构投资者和养老基金的投资。

C. 政策和优先事项

37. 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挑战，许多缔约方提出了发展合作战略或国家指令，这些战略或指令要求它们在提供支助时将《巴黎协定》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考量纳入主流。

38. 此外，许多缔约方介绍了其政策，使其提供的气候资金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优先事项，目的是促进受援国对气候行动的自主权，并提供最终有效的协调一致的支助。

39. 缔约方还制定了有效管理公共财政资源的政策。大多数缔约方表示，现有的有限公共资金的使用必须在实现减缓和适应成果以及促进私营部门提供更多资金

方面发挥尽可能大的影响。缔约方提到，在《巴黎协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背景下，金融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的财政和宏观经济政策越来越重要。

40. 几个缔约方提到了监测和评价政策，其中包括评估在整个项目周期内提供的气候资金的有效性。有关实地项目影响和吸取的经验教训的宝贵资料可用于为未来的气候项目提供参考。

41. 缔约方表示，在气候资金决策中，考虑到气候行动和支助的透明度。透明的气候资金更有效，因为捐赠者和接受者之间存在相互信任和问责。在这方面，几个缔约方表示支持在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下就实施《巴黎协定》下正在进行的关于强化透明度框架的谈判。

42. 许多缔约方介绍了所提供的气候资金的地理分布情况：一些缔约方详细说明了受援国，而另一些缔约方提供了优先地区。许多缔约方优先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其他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适应方面。

43. 缔约方的气候资金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广泛群体和受益者，通常包括妇女、青年、土著人民和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贫穷当地社区。许多信息通报描述了筛选项目提案和评估项目执行情况如何有助于确保这些群体积极参与气候行动并从成果中受益。

44. 许多缔约方强调私营部门作为支助目标群体的重要性，它们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有潜力为增强气候雄心和促进创新气候技术作出贡献。缔约方指出，商业银行乃至整个金融部门也有潜力为执行《巴黎协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作出贡献。

45. 一些缔约方提到，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国家以下和市政层级的利益攸关方是支助目标群体，因为在《巴黎协定》下，城市和其他国家以下各级当局的参与被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组成部分。

46. 就缔约方在支助减缓和适应的优先部门而言，减缓的关键部门包括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运输、林业(在REDD+背景下)和废物管理；就适应而言，关键部门是，农业、粮食安全、水资源管理、减少灾害风险、基础设施、海岸带管理、土地复垦和土壤改良。一些缔约方强调，由于缔约方的部门专门知识或其高级别政治承诺，某些部门仍将是其双边支助的优先事项(例如林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其他缔约方表示，它们提供的双边支助不是专门针对具体部门的。

D. 支助的目的和类型

47. 许多缔约方提到气候紧急情况，需要各国政府和利益攸关方承诺采取有雄心的行动和共同参与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对减缓的支持通常采取有针对性地投资于催化性、创新性和可扩展项目的形式，旨在实现向低碳经济增长的转型变革。缔约方强调了此类减缓项目可促进受市场壁垒和投资风险妨碍的气候技术的开发和复制，或者利用金融工具实现所需的投资规模，以便能够按照《巴黎协定》的温度目标遏制排放。此外，减缓支助经常被称为“冠状病毒病”恢复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突显了扩大对减缓项目的私人投资从而产生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潜力。

48. 许多缔约方表示，支持适应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密切相关，因为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可能会抵消发展成果。它们提到，十分重要的

是，优先为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提供适应支助，为其适应项目提供赠款融资，并加强其制定和强化国家适应计划的体制能力，并将复原力纳入其发展战略。

49. 缔约方提到了可产生适应和减缓共同效益的跨领域支助，例如针对侧重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项目或方案，如农业或林业。

50. 以基于自然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为中心的项目和方案反映了保护自然完整性的好处，以及有效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潜力，同时产生多种共同利益，如增强生物多样性和清洁健康的海洋。缔约方指出，城市的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能够产生减缓和适应共同利益的支助实例。此外，缔约方指出，农业还可以产生额外的利益，如粮食安全、消除饥饿(SDG 2)和消除贫困(SDG 1)。林业，包括 REDD+，是缔约方支助的另一个横跨领域。

51. 许多缔约方强调了气候技术在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的关键作用，以及有助于采用创新技术的项目的重要性，而市场融资对采用创新技术并不可行。其他项目的重点是研究和开发，以确定和孵化有前途的新气候技术。缔约方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国家驱动的方式满足其技术需求，并通过例如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一个以需求为导向、由国家驱动的《气候公约》机制)促进匹配其需求和金融资源。

52. 缔约方强调，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与气候有关的支助的基本组成部分；例如，提高国家、国家以下层级和地方政府以及利益攸关方制定和实施气候变化政策和计划的体制能力，以及为编制或加强国家自主贡献和国家适应计划提供技术援助。其目的是改善有利环境，以加强发展中国家筹集公共和私人气候资金并有效加以利用的吸收能力。

53. 许多缔约方介绍了为支持实施减缓和适应活动而提供的能力建设，能力建设通常在一个气候项目的整个周期内提供；例如，为筹备可供投资的项目提案提供技术援助，并为在实施期间履行具体任务提供培训。

54. 缔约方强调，促进获得公共和私人资金的能力建设是一个重点领域，例如为得到多边气候基金认证的实体提供如何准备就绪的支助、生成气候风险和脆弱性数据以及与同行交流获得资金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便利获得适应资金而进行的能力建设被缔约方确定为支持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解决其发展优先事项的关键。

55. 几个缔约方强调，十分重要，建设发展和规划部及财政部门的能力，以将气候变化考量纳入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以及公共支出，进而将其纳入国家发展优先事项，以努力提高国内气候资金流量的透明度，并使其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保持一致。

56. 缔约方指出，能力建设对于提高行动和支助的透明度十分重要，几个缔约方提到了《促进透明度能力建设倡议》。透明度被视为加强气候资金有效性的关键(通过跟踪成本效益和框定资金范围，以找出任何差距和重叠)，并在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建立信任。

E. 评估项目提案的标准

57. 缔约方概述了资金提供者在评估气候项目提案时通常使用的标准(见附件三)。在双边提供支助的情况下,项目评估标准是通过对话并与受援国和伙伴协商确定的;就多边渠道而言,它们由各自的多边机构建立和管理的。

F. 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来源

58. 许多缔约方解释了它们如何确定其气候资金是新的和额外的,同时承认《公约》第四条第三款和《巴黎协定》第九条第三款没有一个共同定义。

59. 几个缔约方在其官方发展援助的范围内考虑新的和额外的资源。例如,比利时和卢森堡表示,它们提供的气候资金是新的和额外的,因为这些资金是对其官方发展援助承诺的补充。瑞典将其提供的国民总收入 1% 的官方发展援助(气候资金是官方发展援助的一部分)视为是新的和额外的,因为它超过了发达国家提供相当于国民总收入 0.7% 作为发展援助的承诺。葡萄牙设立了一个专门的融资机制,以支持与气候有关的和环境方面的官方发展援助项目,并认为这些资金是新的和额外的。新西兰将其气候资金界定为新的和额外的,因为其官方发展援助,在过去 10 年里,由于越来越多地提供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支助,一直在增加。

60. 许多缔约方将议会每年批准用于支付的财政资源定义为新的和额外的,特别是在国家信息通报和两年期报告中报告气候资金时。几个缔约方强调了透明、全面和可比较的气候资金事后信息核算和报告的重要性。

61. 一些缔约方将新的和额外的资源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为与气候有关的新项目和方案所作的新承诺、拨出或支付的资源。例如,加拿大和芬兰以 2009 年为基准年(此时,发达国家缔约方承诺根据《哥本哈根协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资源),以界定其气候融资为新的和额外的。

G. 与提供气候资金事前信息相关的国情和限制

62. 许多缔约方许多缔约方在提供多年期气候资金的事前信息方面遇到了系统性挑战和/或限制。几乎所有缔约方都表示,预算和议会要求经过年度批准才调拨和支付公共气候资金,这限制了它们所能提供的信息。

63. 一些缔约方努力为融资方案和其他活动签订多年期合同,以提高资金的可预测性。然而,承诺的年度分期付款的支付也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

64. 一些信息通报列入了有关融资渠道的信息,例如使用通过碳市场收益筹集的资源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气候基金。由于碳价格的波动性,通过这些渠道提供的预计资金水平也存在不确定性。

65. 几个缔约方表示,支付时间表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由于受援国需求和优先事项的变化、社会经济挑战(例如 COVID-19 大流行)以及必须包括对正在筹备中的任何新方案的支付。

H. 用于预测的方法和假设

66. 缔约方通报了使用各种方法预测公共气候资金水平的事前信息。例如，德国提供了多年设想情境，说明如何从政府预算中为气候相关方案分配和支付公共资金，总体目标是实现其高水平气候资金目标。其他缔约方表示，将官方发展援助预算的一定比例作为气候资金提供，这一比例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例如，爱尔兰承诺到 2030 年将其官方发展援助中计为气候资金的比例翻一番，并确保按货币计算的金额不低于 2019 年的水平。

67. 一些缔约方提供了气候资金历史轨迹的事后信息，以表明它们致力于继续提供这种支助。几个缔约方详细说明了它们如何利用经合组织发援会里约标签编制通过双边渠道提供的气候资金的准确事后信息。

68. 虽然里约标签有助于确定具有气候属性或重要目标的官方发展援助活动，但这些标签不能用来量化用于具有发展共同效益的气候相关活动的资金。因此，一些缔约方(例如荷兰、新西兰)应用分类和权重来量化官方发展援助项目下的具有气候属性的次级目标的相关气候支出。其他缔约方(如摩纳哥)表示，它们的气候筹资报告仅涵盖具有主要气候目标的活动的支出。

69. 为了说明通过多边渠道提供的气候资金，一些缔约方(例如澳大利亚、法国)使用经合组织设定的比率来归类其对多边开发银行的捐款，并计算其核心捐款中的气候资金百分比。其他缔约方(例如联合王国)在其报告的气候资金中没有列入对多边开发银行的核心捐款。

70. 一些缔约方解释了它们如何计算通过公共气候资金筹集的私人气候资金水平；例如，荷兰使用经合组织的发援会方法。一些缔约方提到正在努力改进方法，收集和报告通过多边渠道筹集的私人资金；例如，澳大利亚正在开发一个系统并正在提高其跟踪和报告非赠款融资工具和私营部门筹资情况的能力。

71. 在预测其气候资金水平时，许多缔约方假设，已承诺的气候资金可能会在支付之前被议会调整。另一个常见的假设是，支付将取决于受援国在相关期间的需求和优先事项，2019 年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就是一个挑战实例，这种挑战可能会影响需求和优先事项，从而影响支付额和时间表。同样，缔约方指出，通过多边机构渠道提供的金融资源的支付率由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驱动，并可能受到这些机构的获取政策的影响。

I. 挑战、障碍和经验教训

72. 一些缔约方在筹集和提供气候资金方面面临挑战和障碍，它们分享了经验教训和气候资金有效性研究的结果。许多缔约方强调，它们致力于吸取经验教训，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创造有利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促进气候行动，提高获得气候资金的机会，并建设其能力和加强政策环境。

73. 许多缔约方还强调了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协调各行为方行动以提高气候资金有效性。特别是摸清现有的气候资金提供方情况有助于防止在支助方面的重叠和差距。

74. 受援国行为方(从国家到地方一级)的纵向协调，对于确保其对气候行动的自主权并确保气候资金有效地满足其需求和优先事项，通常是必要的。此外，协调

受援国的气候变化计划和战略(跨国家、国家以下、地方甚至部门层面)对于避免混乱和效率低下至关重要。一些缔约方强调,各国政府应在这种协调方面发挥带头作用,并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发展优先事项之中。

75. 此外,受援国有效的扶持性环境是扩大筹集和提供私人气候资金以及降低气候行动投资风险的关键。

76. 跟踪、衡量和评估气候资金的影响有助于提高其有效性。缔约方指出跟踪适应资金的挑战,因为很难将官方发展援助下与复原力有关的活动界定为适应。许多缔约方还指出,由于几个原因,衡量和评估适应资金的影响仍然很初级,包括缺乏国际标准化的方法、数据和基线,以及难以量化适应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一些缔约方强调,必须统一与衡量适应资金影响有关的方法和定义。

J. 确保适应和减缓资金之间的平衡

77. 所有缔约方都强调了在支助适应和支助减缓之间平衡其提供的气候资金的重要性。一些缔约方已经在其与气候有关的赠款组合中实现了这种平衡。

78. 缔约方介绍了旨在扩大其对适应的支助的政策,包括目标和时间表。例如,法国计划到 2020 年将其适应资金增加到每年 15 亿欧元,优先考虑非洲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并将重点放在农业部门。

79. 一些缔约方指出,适应项目和方案是由需求驱动的。例如,芬兰指出,实现适应和减缓支助之间的平衡取决于各个多边机构的绩效和根据发展中国家需要编制的可供投资的项目提案。

80. 一些缔约方提到绿色气候基金是适应支助的主要渠道,因为它的任务是争取在减缓和适应之间 50/50 的资金分配。除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全球减灾和灾后恢复基金等《气候公约》以外的渠道之外,缔约国还经常提及适应基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和气候变化特别基金,作为重要的适应资金多边渠道。

81. 虽然大多数缔约方表示,公共资金将主要用于支持最脆弱发展中国家的适应,但也有几个缔约方提出了扩大用于适应的私人资金规模的计划和行动。

K. 从广泛的来源筹集更多的气候资金

82. 向低排放和气候适应性经济体转型的资金将主要来自国内和私人来源,但公共干预是释放所需的数万亿私人投资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催化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转型性变革的关键。缔约方重申致力于与发展中国家接触,并强调在这方面鼓励私营部门投资的目标。

83. 几个缔约方报告了它们打算通过公共资金筹集或已经通过公共资金筹集的私人气候资金数额。例如,荷兰的目标是通过气候投资者一号等倡议和荷兰气候与发展基金等基金,在 2020 年筹集 5.5 亿欧元,到 2021 年筹集 6 亿欧元。2018 年,瑞士通过向多边组织捐款筹集了 1 亿美元,通过其双边支助的共同融资筹集了 1.12 亿美元。日本通报说它在 2019 年筹集了 27 亿美元的民间资金。

84. 许多缔约方拥有专门通过各种活动利用私营部门扩大可持续投资的公共机构(见附件四)。这些机构与发展合作机构和相关部委密切合作,以协调政策和行动,并鼓励工商业伙伴共同投资和利用额外资本。

85. 缔约方强调,多边开发银行有能力通过战略性地使用优惠融资来扩大私人融资规模,以证明与气候有关的项目的商业可行性,并采用创新办法。缔约方还强调了绿色气候基金及其私营部门融资机制在大规模释放私营气候资金方面的潜力。

86. 目前有各种方案和倡议支持发展中国家筹集扩大的私人气候资金,这些方案和倡议为制定气候变化政策和计划、设立专门基金、制定可投资的项目提案、推广风险缓解工具、让私营部门参与适应和推广商业上可行的气候技术等事项提供支持(见附件五)。

87. 许多缔约方介绍了系统改造其金融部门、促进可持续投资和脱离化石燃料的国家政策和倡议。

L. 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优先事项

88. 许多信息通报强调,提供气候资金支助是由需求驱动的,并根据受援国在国家自主贡献、国家适应计划、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气候计划和部门战略中阐明的需要和优先事项而量身定做。气候行动的国家自主权是确保其可持续性的关键,几个缔约方提到了国际上采纳的与国家自主权有关的发展原则,例如《釜山有效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89. 许多缔约方强调,应支持发展中国家阐明其需要,包括建设它们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和管理后备气候项目的能力。国际网络和伙伴关系,如国家自主贡献伙伴关系,可以促进交流在确定和阐明需求方面的经验教训和专门知识。

90. 在缔约方提供气候资金之前和之后,都与受援国进行协商和对话,包括与国家、国家以下各级和地方当局、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进行协商和对话。缔约方还与国际支助组织协商,以确保支助建立在现有努力的基础上并增加其价值。与受援国协商使捐助国能够更好地了解它们的背景和需求,并确保支助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进行调整。

M. 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包括努力使资金流符合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的道路

91. 许多缔约方强调,只有在全球资金流,包括私人资金和投资、国家预算和官方发展援助以及金融系统与《巴黎协定》的目标相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在这方面,许多缔约方强调了执行《巴黎协定》第二条第一款(三)项的紧迫性,并介绍了它们为将《巴黎协定》和可持续融资考量纳入其经济和金融体系主流所作的努力。“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被视为一个契机,可藉此机会,改革经济和金融体系,打造势头,“更好地重建”,以建设一个低排放、气候适应性强的未来。

92. 许多缔约方对执行《巴黎协定》第二条第一款(三)项作出了高级别承诺,并提出了相应的行动计划和准则(见附件六)。例如,卢森堡承诺使其国家资金流具

有可持续性，并通报了短期目标和预计的时间表。在信息通报中，欧盟介绍了其资助可持续增长的行动计划和它对环境可持续经济活动所作的分类，作为迈向可持续经济和金融体系的里程碑。一些缔约方(如加拿大)正在制定可持续融资原则，以指导公共和私营实体使其经济活动和资金流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保持一致。

93. 缔约方表示，应支持发展中国家执行《巴黎协定》第二条第一款(三)项，包括通过财政和宏观经济决策方面的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来达到这一目的。这种支助将有助于它们确定和筹集用于气候行动的国内资源，并吸引能够满足其投资需求的国际气候资金。在这方面，缔约方指出，《巴黎协定》第九条和第二条第一款(三)项既不是互换的，也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许多缔约方提到绿色气候基金在推动向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转变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94. 缔约方强调了财政部、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在将气候变化纳入金融系统主流和将气候风险纳入宏观经济系统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财政部长气候行动联盟及其《赫尔辛基原则》是促进这方面政治支持的一个重要平台。信息通报列入了信息，介绍促进关于可持续融资和《巴黎协定》目标的对话的国际论坛，例如可持续融资国际平台、“多边开发银行与《巴黎协定》保持一致的观点相同股东集团”和“波恩集团”。

N. 将气候变化考量，包括复原力，纳入发展支助

95. 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将气候变化纳入发展援助主流可以带来更强劲的发展利益，而许多缔约方正在这样做。缔约方在遵循其发展战略和(或)国家指令，这些战略和/或国家指令要求发展机构在设计和监测国际发展活动时考虑到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和风险。一些缔约方为发展机构制定了将气候变化考量纳入管理和活动之中的指导方针和工具。

96. 一些缔约方介绍了将气候变化考量纳入官方发展援助的具体措施，包括将碳定价作为评估方案的一个标准；在设计官方发展援助活动时评估气候风险；确保发展合作方案不损害受援国的国家自主贡献和国家适应计划；减少发展援助的气候足迹和气候风险，包括在行政一级；增加不以减缓和/或适应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援助的气候协同效益；以及加强气候活动的影响。

97. 许多缔约方指出适应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强调它们正在努力将适应纳入发展援助的主流，并将复原力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几个缔约方指出，诸如《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等国际协定将发展、适应和减少灾害风险联系起来。

98. 气候资金越来越多地流向那些已将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主流的发展中国家。因此，缔约方认为，应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政府将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纳入其发展计划的机构能力，以便它们能够有效地吸收和利用所提供的支持。

O.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支持如何用以提高其能力

99. 许多缔约方表示，能力建设的目标应该是加强发展中国家政府和机构的体制能力，以促进长期规划和确保气候变化政策的一致性。缔约方强调，应根据国家

发展优先事项设计能力建设，并促进利益攸关方参与，以期在发展中国家建立机构知识。

100. 几个缔约方指出，应采取方案办法处理能力建设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不断学习和训练的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活动。能力建设支助提供者之间的协调被视为协调长期努力的重要因素。

101. 许多缔约方强调，必须根据受援国国家气候计划中确定的需要和优先事项，与受援国协商开展能力建设。它们指出，能力建设应以当地知识为基础并巩固现有进程，以确保支助是针对具体情况、注重结果的，而不是相互矛盾或重复的。

Annex I

Projected levels of public climate finance to be provided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reported in the biennial communications

[English only]

<i>Party</i>	<i>Projected levels of public climate finance^a</i>	<i>Time frame</i>
Australia	AUD 1.5 billion (including AUD 500 million for renewable energy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in the Pacific)	2020–2025
Austria	Minimum 40 per cent of new business volume of the Development Bank of Austria to climate-relevant projects	2019–2023
	EUR 130 million for GCF-1	2020–2023
	Climate finance portfolio of the Ministry for Climate Action to be increased by EUR 5 million per year	2020–2023
Belgium	EUR 20 million per year for GCF-1	2020–2023
Canada	CAD 300 million for GCF-1	2020–2023
	CAD 275 million for the Energy Transition and Coal Phase-out Program of the World Bank	2019/2020–2020/2021
	CAD 60 million for a renewable energy in SIDS programme of the World Bank	2019/2020–2020/2021
	CAD 37.5 million to the LDCF	2016/2017–2020/2021
	CAD 150 mill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2019/2020–2020/2021
Czechia	1.1 billion Czech koruny a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budget (approved)	2021
	1.1 billion Czech koruny per year a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budget (expected)	2022 and 2023
Denmark	More than DKK 2.4 billion	2020
	DKK 2–3 billion (estimated climate finance mobilized through the MDBs that can be attributed to Denmark)	Annually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EUR 29.5 billion (30 per cent of the total EU expenditure on external action and assistance)	2021–2027
	Projected annual expenditure as follows:	
	EUR 4.6 billion	2021
	EUR 4.7 billion	2022
	EUR 4.4 billion	2023
	EUR 4.2 billion	2024
	EUR 4.0 billion	2025
	EUR 3.8 billion	2026
	EUR 3.8 billion	2027
	EUR 70.8 billion for the EU Neighbourhood,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strument	2021–2027
	Over USD 7.4 billion for GCF-1	2020–2023
	USD 1.9 billion for GEF-7	2018–2022
Finland	About EUR 500 million in new investment funding, at least 75 per cent of which will be channelled into climate change related investments	2020–2023

<i>Party</i>	<i>Projected levels of public climate finance^a</i>	<i>Time frame</i>
France	EUR 114 million for establishing the Finland–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Blended Finance for Climate Program	2017–2022
	EUR 58 million for the Nordic Development Fund	2021–2030
	EUR 100 million for GCF-1	2020–2023
	EUR 31 million for GEF-7	2018–2022
	50 per cent of annual financing from the French Development Agency to have a direct and beneficial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2017–2022
	EUR 1.548 billion for GCF-1	2020–2023
	USD 300 million for GEF-7	2018–2022
	EUR 30 million for Adapt'Action	2017–2021
Germany	EUR 487 million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Initiative	2021
	EUR 437 million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Initiative	2022
	EUR 1.5 billion for GCF-1	2020–2023
	EUR 420 million for GEF-7 and the LDCF	2018–2022
	EUR 80 million to the Climate Investment Funds	2020
	EUR 1.785 billion of climate finance from official bilateral cooperation	2020
Hungary	1.8 billion Hungarian forint for the Western Balkans Green Center and the GCF	2019–2021
	200 million Hungarian forint additional contribution for GCF-1	2020–2023
Ireland	Minimum EUR 80 million annually committed by current Government	2021 onward
	EUR 4 million annually to the GCF	Up to 2022
Italy	EUR 300 million for GCF-1	2020–2023
	EUR 92 million for GEF-7	2018–2022
	EUR 100 million, additional to EUR 45.5 million from 2019 still to be allocated and EUR 60 million to be allocated in 2022, from proceeds from auctioning emission allowances	2020–2022
	EUR 12 million committed to the strategic Accelerator Labs network	2020–2022
	EUR 10 million committed for promoting renewable energy solutions	2020–2022
Japan	USD 11.8 billion (1.3 trillion yen) annually from public and private sources	By 2020
	USD 1.5 billion for GCF-1	2020–2023
	USD 637 million for GEF-7	2018–2022
Luxembourg	EUR 200 million, including EUR 40 million for GCF-1	2021–2025
Monaco	EUR 1.27 million	2021
	At least EUR 0.84 million	2022
Netherlands	EUR 570 million (provision of public finance)	2020
	EUR 580 million	2021
	EUR 120 million for GCF-1	2020–2023
	EUR 20 million for the LDCF	2018–2022

<i>Party</i>	<i>Projected levels of public climate finance^a</i>	<i>Time frame</i>
	EUR 83.6 million for GEF-7	2018–2022
	EUR 11.3 million for the NDC Partnership	2018–2020
	EUR 160 million for the Dutch Fund for Climate and Development	2019–2038
	EUR 38.5 million for the World Bank Regional Off-Grid Electrification Project	2019–2026
	EUR 35.6 million for the AGRI3 Fund	2020–2039
New Zealand	NZD 300 million (pledged)	2019–2022
	NZD 510.7 million (forecast disbursement)	2019–2022
	NZD 15 million for GCF-1	2020–2023
Norway	NOK 3.1 billion through Norway’s International Climate and Forests Initiative	2021
	NOK 3.2 billion for GCF-1	2020–2023
	NOK 105 million per year for the Nordic Development Fund	2021–2030
	NOK 684 million for supporting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2021
	NOK 1.68 billion as capital increase to Norfund	2021
Poland	USD 3 million for GCF-1	2020–2023
Portugal	EUR 2 million	2020
Slovakia	EUR 2 million for GCF-1	2020–2023
Spain	EUR 900 million	By 2020
	EUR 109.52 million for GCF-1	2020–2023
	EUR 11.71 million for GEF-7	2022
	EUR 1.12 million for the AF	2020
Sweden	6.5 billion Swedish kronor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le climate and oceans, and sustainabl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8–2022
	8 billion Swedish kronor for GCF-1	2020–2023
	1 billion Swedish kronor for the AF and the LDCF	2019–2022
	EUR 113 million for the Nordic Development Fund	2022–2031
Switzerland	CHF 400 million per year, inclu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GCF	By 2024
	CHF 145.03 million for GEF-7, the LDCF, the SCCF and the Multilateral Fund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ntreal Protocol	2019–2022
	USD 150 million for GCF-1	2020–2023
	CHF 118.34 million for GEF-7	2018–2022
United Kingdom	GBP 11.6 billion	2021/2022–2025/2026
	GBP 1.44 billion for GCF-1	2020–2023

^a The list of projects and programmes and figures may not be exhaustive; additional details can be found in the biennial communications.

Annex II

Levels of climate finance provided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reported in the biennial communications

[English only]

<i>Party</i>	<i>Levels of climate finance provided, including annual flows^a</i>	<i>Time frame</i>
Australia	AUD 1.4 billion	2015–2020
	AUD 408 million	2016–2020
Austria	EUR 222.41 million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Bank of Austria	2019
	EUR 22 million through the Austrian Development Agency	2019
	EUR 26 million for GCF initial resource mobilization	2015–2018
Belgium	EUR 50 million per year	2016–2020
	EUR 5.5 million to the AF	2020
	EUR 2 million to the Flexible Multi-Partner Mechanism of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20
	EUR 1 million to the World Food Programme in Malawi	2020
	EUR 2.7 million to the LDCF	2020
	EUR 1 mill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2020
	EUR 0.1 million to the Climate and Clean Air Coalition	2020
Canada	CAD 625 million	2015–2016
	CAD 1.5 billion	2017–2018
	CAD 300 million for GCF initial resource mobilization	2015–2018
Denmark	DKK 0.5–1.0 billion climate investment mobilized through the Investment Fund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Since 2015
Estonia	EUR 1 million annually (committed)	2015–2020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Provision more than doubled	Since 2013
	Climate target of 20 per cent of EU expenditure	2014–2020
	EUR 23.3 billion, including from the EU public budget and the European Development Fund (EUR 2.5 billion),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UR 3.18 billion through EIB) and member States' budgets	2019
	EUR 127 billion	2013–2019
	EIB: EUR 2.97 billion	2018
	EIB: EUR 3.18 billion	2019
Finland	Over EUR 500 million in new investment funding, a substantial part of which contributing to climate finance	2016–2019
	EUR 31 million for GEF-7	2018–2022
	EUR 100 million for GCF-1	2020–2023
France	EUR 5.96 billion, including EUR 1.55 billion for adaptation	2019
	EUR 6.1 billion through the French Development Agency	2019
Germany	EUR 1.785 billion from official bilateral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Ministry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0
	EUR 80 million to the Climate Investment Funds	2020

<i>Party</i>	<i>Levels of climate finance provided, including annual flows^a</i>	<i>Time frame</i>
	EUR 200 million to the World Bank's PROGREEN global partnership	–
	EUR 80 million to the Central African Forest Initiative	2019 and 2020
	EUR 50 million to the Green Baseload Facility of the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20
	EUR 567 million in terms of the funding capac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Initiative for programming	2020
	EUR 7.58 billion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2019
	EUR 80 million to the InsuResilience Global Partnership	2019
	EUR 20 million for emission reduction programmes focused o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2019
Greece	USD 4.4 million in climate-related finance	2018
Italy	EUR 7 million to the AF	2019
	USD 1.25 billion	2017–2018
	USD 2.405 billion	2013–2018
	EUR 250 million for GCF initial resource mobilization	2015–2018
	EUR 113 million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2018
	EUR 120 million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2019
Japan	USD 12.6 billion (9.8 billion public and 2.7 billion private)	2019
	USD 1.5 billion for GCF initial resource mobilization	2015–2018
	USD 5 million to the Capacity-building Initiative for Transparency	2017
Lithuania	EUR 5.5 million	Since 2014
	EUR 1.5 million	Since 2019
New Zealand	NZD 44 million	2016
	NZD 76 million	2018
	NZD 110 million	2019
Norway	NOK 6.25 billion (17 per cent of ODA)	2019
	NOK 1.6 billion for GCF initial resource mobilization	2015–2018
	NOK 1.07 bill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llaborative Programme on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2011–2020
	NOK 690 million for tranche 3 of the BioCarbon Fund Initiative for Sustainable Forest Landscapes	–
	NOK 1.99 billion to the Central African Forest Initiative	2015–2020
Poland	USD 1 million to the AF	2019
	USD 2 million to the World Bank Multi-Donor Trust Fund for Sustainable Logistics	2019
	USD 1.7 million to the EIB Eastern Partnership Technical Assistance Trust Fund	2019
	EUR 4.3 million for climate-related assistance	2017
	EUR 49.5 million for climate-related assistance (6.9 million in grants and 42.6 million in concessional loans)	2018
Portugal	EUR 6.54 million through its Environmental Fund	2017–2019
Slovenia	EUR 5.78 million	2019

<i>Party</i>	<i>Levels of climate finance provided, including annual flows^a</i>	<i>Time frame</i>
Spain	EUR 694.9 million	2018
	EUR 50 million through a new special credit line to finance projects that tackle climate change	2019
Switzerland	USD 340 million through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channels	2018

^a The list of projects and programmes and figures may not be exhaustive; additional details can be found in the biennial communications.

Annex III

Criteria of climate finance providers for evaluating project proposals as outlined in the biennial communications

[English only]

<i>Category</i>	<i>Criteria</i>
Relevance and impact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Country ownership and alignment with national priorities set out in NDCs and NAPs • Alignment with expertise of contributing Party • Clarity of logic and rationale behind expected climat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Common interest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nclusiveness of vulnerable communities • Coherence and complementarity with existing projects • Mutuality of national interest (i.e. alignment with objectives of contributing Party)
Efficiency and transparency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Cost-efficiency and transparency of management and use of resources • Soundness of governance and reliability of implementing entities • Mobilization of additional resources through co-financing from private sources • Transparency of measurement and verification of results agains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novative approaches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Prioritization of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s, climate technologies and best practices • Possibility of using indigenous peoples' knowledge and practices to high potential impact • Sustainability and scalability
Gender-responsiveness and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afeguards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Gender-sensitivity and promotion of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 Compliance with national and/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afeguards • Potential for positive environmental (e.g. biodiversity), economic (e.g. livelihoods) and/or social (e.g. health) co-benefits

Annex IV

Public institutions reported in the biennial communications dedicated to catalysing private climate finance and examples of their activities

[English only]

<i>Institutions</i>	<i>Activities</i>
Investment Fund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Denmark)	• Taking first-loss position to lower risk of private investment
Finnfund (Finland)	• Enhancing business-to-business cooperation
KfW and its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bank, the German Investment Corporation (Germany)	• Creating innovativ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roparco (development finance institution) (France)	• Promoting carbon pricing systems and using export credits
CDP (investment bank) (Italy)	• Improving transparency and climate risk analysis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Swedfund (Sweden)	• Providing long-term capacity-building and policy support
Development Bank of Austria (Austria)	• Promoting inno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such as blended finance, green bonds, and disaster risk insurance and other risk management solutions
COFIDES (State-owned investment company) (Spain)	
Dutch Fund for Climate and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Investor One (Netherlands)	
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Nippon Export and Investment Insurance (Japan)	

Annex V

Examples of programmes and initiatives for suppor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mobilizing scaled-up private climate finance reported in the biennial communications

[English only]

<i>Area of support</i>	<i>Example of programme/initiative</i>	<i>Aim of programme/initiative</i>
Developing climate change policies and plans	Low-emission climate-resilient development initiative in the Pacific	Support countries in developing climate change policies, plans and investment road map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sectors (e.g. electricity, transport, agriculture, tourism, urban planning)
Establishing specialized funds	eco.business Fund	Promote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in climate projects by providing dedicated financing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private sector entities
Formulating investment-ready project proposals	Private Financing Advisory Network, supported by Australia	Identify promising clean energy and climate-friendly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emerging markets and coach them in attracting investment
Promoting risk mitigation instruments	Solar risk mitigation initiative, supported by France	Facilitate implementation of private solar energy projects in 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mobilize up to USD 500 million from public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private actors
Engaging the private sector in adaptation	SEED partnership for promoting entrepreneurshi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pported by Belgium	Build capacit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engage in business activities relating to adaptation
Promoting commercially viable climate technologies	ClimateLaunchpad competition, supported by Ireland	Provide a platform for competing business ideas in order to unlock the potential of clean technology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Annex VI

Programmes and initiatives reported in the biennial communications for making finance flows consistent with a pathway towards low-emission and climate-resilient development

[English only]

<i>Area</i>	<i>Examples of programmes/initiatives</i>
Green recovery	<p>The aim of the European Green Deal is to facilitate businesses' transition towards sustainability by providing policy tools and creating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transforming the financial system</p> <p>Canada's Large Employer Emergency Financing Facility, a short-term liquidity assistance programme established in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requires recipient companies to publish annual climate-related disclosure reports. The reports will be used to inform how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ategie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can help in managing climate-related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and contribute to achieving Canada's commitments under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its domestic goal of net zero emissions by 2050</p>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	<p>In 2018 Norway's Climate Risk Commission identified general principles for improving climate risk management. The Norwegian Government intends to follow up on the Commission's recommendations to stress-test Norway's public finances and national wealth. It will also consider the recommendations that Norwegian companies use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framework, and that a suitable framework be established for disclosure of climate-related risks in the public sector and at the national level</p> <p>The United Kingdom will be the first country to make following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mandatory across the economy by 2025. It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governments and central banks in fully integrating climate risk into the macro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s</p>
Climate budget tagging	<p>France presented a "green budget", in which government expenditure was tagged according to its (positive or negative)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a key instrument for enhancing transparency and prioritizing climate policies</p>
Promoting climate-friendly financial instruments	<p>Spain is to draw up a national sustainable finance action plan and a programme for issuance of green bonds by the Public Treasury</p> <p>Japan is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principles in the business sector, including by designing engagement platforms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investments</p> <p>Australia operates Green Bank, a publicly owned financial institution that provides concessional finance for climate investments</p>
Phasing out investment in fossil fuels	<p>The Powering Past Coal Alliance, which Canada co-leads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has over 110 members and i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collective efforts to accelerate the global phase-out of coal-fired electricity, which is the important first step for public and private actors in aligning the power sector with the goals of the Paris Agreement. Although the Alliance is a government initiative, it serves as a bridge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actors through finance principles that translate its public declaration into clear commitments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p>
Carbon pricing	<p>Norway has committed USD 80 million to the Transformative Carbon Asset Facility, whereby developing countries will be assisted in raising the ambition of their climate action through economy-wide or sectoral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that create conditions for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in low-emission solutions</p>